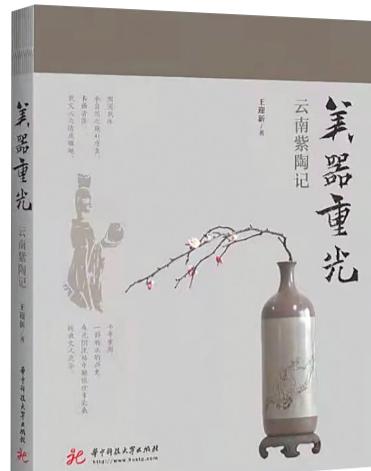


云岭阅读

大美紫陶 人文化成

—读《美器重光:云南紫陶记》

杨蓉



近期,王迎新的新书《美器重光:云南紫陶记》引起了国内茶界和陶界的广泛关注。

出生于云南茶文化世家的王迎新有良好的美术专业功底,深研中国茶道文化,在多年的实践中提出了“人文茶道”的理念并构建体系。2005年至今,王迎新已出版《吃茶一水间》《人文茶席》《山水柏舟一席茶》等多部专著,于是,从茶至器,从美学到人文精神,这些元素共同构建了《美器重光:云南紫陶记》的厚度与深度。王迎新认为:紫砂产生于江浙地区,最初以绿茶和红茶的冲泡品饮为主,云南建水紫陶很多壶形都在模仿紫砂壶,其实并不适合冲泡大叶种的云南普洱茶。基于此,她特别创意设计了紫陶十八式,目前已经做出了9个器型,分别对应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并投入使用。其中,春三月的“观止”壶,置心一处,觉照天地水火,茗养其间。圆纽,直流,圆桶身。壶壁宽阔,可刻画装饰的余地较大。根据饮者人数设大观止、中观止、小观止。适合冲泡陈年普洱熟茶、生茶、红茶、陈年岩茶。又如秋三月的“玉衡”壶,斗指酉,天下皆秋。应时而成,侍秋之茗汤。圆钮,平盖,高肩,肩部浑圆,腹部线条提高,圈足里收。或绘刻清供、煎茶图式;或临帖幅片诗、唐诗几句。适合秋季冲泡陈年普洱熟茶、生茶。

而陶瓷器的审美,重点在哪里?王迎新认为:工艺之美和艺术之美是有区别的,艺术之美主要体现作者的个人主观意向,而工艺之美要落实到器物的实用功能。陶瓷器首先是功能使用,器物设计的科学性很重要,要符合人体工程学,符合我们行茶时对器物使用时的身体肌肉记忆,这样的茶器才能契合茶的需要,让我们泡出好的茶汤。期待茶、器、法三位一体的实践,为重构云南建水紫陶和普洱茶深度融合的审美体系带来思考。这是王迎新研究紫陶的初衷,也是云南茶和云南陶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际会。

王迎新热爱建水这座古城,热衷于在街头巷陌的烟雾里寻找建水人文风土的蛛丝马迹,她在黄昏时和当地人一样去大板井取水,但看到的更细微:“大板井畔奉着龙王,还有一棵高大的树。一早一晚很多当地人来取水,一人提两只乳白色的塑料桶,打水的桶是公用的,一只桃红、一只翠绿,拴着牢实的尼龙绳子,大家轮换着将水桶扔到水面,摇晃绳子让水桶侧翻注满水,提起来倒到自家的塑料桶。大概因为井水一向丰茂,人们倒的时候也不特别小心,常常洒了许多在地上,井栏前的青石板地就总是水汪汪地,映出蓝天和树影,取水的来来往往,几十桶水取走后,井水也未见浅下半分。有一次,我找了只小塑料桶取了一桶回去,晚上在工作室用炭火炉子煮开,冲泡了普洱熟茶和生茶来试,熟茶的汤感要厚实一些,生茶的香气稍淡。”

因为在建水所往之处又多是隐逸的所在,所以书中也有这样的趣事:“往来静庐的多文人雅客,不小心就能遇见一两个故人。某年的一个秋夜入住静庐,晚上出去逛了一回朝阳楼,回来便准备休息。刚准备躺下,听见木格子窗外飘进琴声,不免披衣出去。原来是一位好几年没见的友人,不算很熟络,但还是习琴时的同门。院落里月色如水。寒暄几句,复归屋内,听着琴声睡去。”

“师法天地”一直是中国文人的哲学观和格物观,孔子、司马迁、李白、徐霞客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都曾壮游,并极大地提升了生命格局。这些年王迎新学习习近平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所至之处无论是济宁岗山中的摩崖石刻、莫高窟的壁画、榆林石窟中吴道子的线条、云冈的佛像、麦积山中的“窃窃私语”、青州美绝而慈美的面孔、青城山宝瓶口的急流、泰山的大字《金刚经》,还是云南广袤的茶山、武夷山、云台山、景德镇、建阳、龙泉,这些都包含着东方艺术精粹和自然妙造之地,都给了她无尽的滋养。

行走无疑为她写作和观察建水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关于建水文庙她这样写道:

曾访山东曲阜孔庙与尼山孔庙,曲阜孔庙占地广阔,建筑严谨。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为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碧瓦朱甍,古柏参天。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文庙的“礼”和“乐”古往今来代表着人文教化的最高境界,来自先贤的

精神感召与唤醒通过具象的形式延续千年。而矗立在建水古城闹市中的文庙,始建于元朝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建筑规模如法,进得“太和元气”坊,一泓“学海”清波荡漾,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尊经阁各自耸立。中轴线上的杏坛,上铺金黄色琉璃瓦,内饰斗八藻井,坛内有明代的“孔圣弦歌图”石碑,以前石碑周围没有建围栏,很多学生考试前要去摸一摸石碑上的孔夫子的额头,以求得考试顺利。时间长了,夫子额头油润锃亮。杏坛的左侧有奎星阁、名宦祠、金声门,右侧是乡贤祠、玉振门。奎星阁、文昌阁内供奉“奎星星君,文昌帝君”寓“奎主文章,魁星点斗,文运昌盛”之意。

庙外紧挨着民居与街道,仔细听听有往来的市井人声,反而让建水文庙更有一种勃勃生气,一种历经岁月依然没有断裂的内在力量。2014年腊月,曾在先贤殿前举办茶会,后有文记:“渝茶间柏香袅袅,不免感慨,‘流而不返者’是光阴,‘不以时迁者’其实是我们骨子里深厚的文化情怀,茶如是,可入世。德不孤,必有邻。”

这场茶与紫陶的深度融合的茶会,因缘巧合得以在文庙举办,在王迎新的心中自然分量不轻。

行走也为王迎新在紫陶上的创作提供了源头活水般的灵感,她把阳关烽燧前的茶会、把莫高窟的“王子抚琴图”画在“观止”壶上、把建水郊外的菊花圃的秋菊在秋天的“玉衡”壶上、把湖北赵李桥从林里的茶会画在博古瓶上,把武夷山五夫古镇朱熹故里的半亩方塘刻在“担当”壶上,这些器物变得有了人文的温度,每一件都是现实中理想国般的存在。

我们在追溯中国陶瓷史的时候,陶瓷每往前走一步,我们的文明就向前跨一步,它不仅影响我们生活的变化,也带来我们文明程度的外显。建水紫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我们在建水紫陶上看到浓浓的人情味、很深的文人气息以及美学装饰,在云南陶的发掘里有着丰富的体现,在中国陶瓷里面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建水紫陶的工艺非常复杂,工艺难度大,成品率低,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很高级,如残片,将文人的“锦灰堆”再现出来,就是一种文人符号的外显。这不仅需要创作者的灵感,更需要独具匠心。王迎新认为:建水紫陶在未来如果有更多的学者、文人、茶道艺术家、设计师参与进来,一定会出更多的作品和艺术品。所以她说过写作《美器重光:云南紫陶记》的心愿就是:把小我之爱化为天下公器。

娜娘撷珍

奉旨填词柳三变

程应峰

说到柳永,头脑中浮现出来的,是一个沉醉在宋代繁华里,放浪形骸,狂放不羁,“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词人。

柳永虽是屡试不第,却能悉心填词,成为宋词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词人。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充分运用俚词俗语,铺叙刻画,情景相融,意象新颖,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甚广,呈现出“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之情景。

年少时,他读到无名氏词作《眉峰碧》:“蹙破眉峰碧,纤手还重执。镇日相看未足时,忍使、鸳鸯只!薄暮投村驿。风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甚是喜爱,将它题写在居室墙壁上,反复吟咏,再三琢磨,痴迷不已。

柳永随了父亲柳宜的性情,对词的兴趣也源于博学精思而能经世致用的父亲柳宜。有一次,柳宜默诵完后主李煜的词曲,想起辛酸的往事不免老泪纵横,这个时候,柳永走到了父亲身边,好奇地问:“爹,你念的是什么?竟这样动情?”他听出父亲所吟句式中,字数有长有短,像诗又不是诗,平仄难分,却比诗更朗朗上口。正是这份好奇,让他走上了不倦不怠的填词创新之路。

16岁那年,柳永由钱塘入杭州,沉溺于湖山美好、都市繁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那一年,他作《望海潮》一词,描绘出一幅曼妙美丽的北宋杭州意象图,前所未有的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此词一出,广为传诵。许多年后,金国国主读了柳永这阙词,勃发野心,发誓要夺取“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富丽江南,拥有这片神仙境地。柳永也因此被蓄谋已久的奸人投毒暗算,这是后话。

22岁那年,柳永踌躇满志,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及试,却受到真宗“属辞浮靡”之谴责,初试落第的柳永,慨慨之下作《鹤冲天·黄金榜上》。词中,他发泄了对科举的牢骚和不满,但对中举出仕并未完全绝望。仁宗初年再试,他的考试成绩本已过关,但由于《鹤冲天》词上达宸庭,放榜时,仁宗以《鹤冲天》为口实致意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此后,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更是无顾忌地纵游妓馆酒楼之间,致力填词创作,他的艺术天赋也因此发挥到极致。

而后,他屡试屡落。一晃,到了公元1024年,他已过了第三个本命年。期间,相好歌女虫娘与他有了嫌隙,更教他苦闷难遣。要知道,虫娘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可是非比寻常啊!有《木兰花·虫娘》一词为证。柳永考试再三不第,加上情场失意,这一年,他愤而离开京师,诀别虫娘。写下了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写罢此词,他由水路南下,漂泊而行,东走西突,风尘不止。

又过了10年,仁宗亲政,对历届科场沉沦之士放宽录取尺度。柳永因此而得以及第,自是喜不自禁,这时,他已经51岁了。然而,柳永虽有才华,却在举荐过程中因皇族成见,屡屡受阻。一晃又是3年,柳永调任任杭县令,抚民清静,为政有声,深受爱戴。

在词史上,柳永开了将笔端伸向市井平民内心世界的先河,为之诉说心中的苦闷幽怨,同时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更抒发了他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的切身感受,意境苍凉,真切感人。张爱玲说:“单车上的少年,在冲向人群的一瞬间突然松开车把,人生的可爱常常就在那一撒手之间。”柳永就是这样一个率真可爱之人。对柳永之词,胡寅以为:“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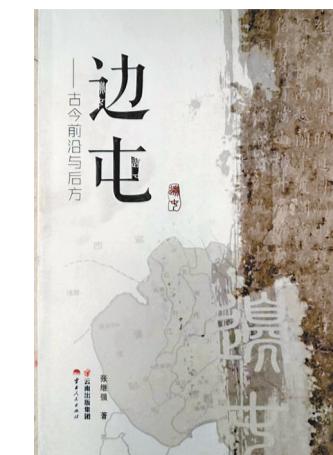


书香云南

书写千年古道博南的古与今

—散文集《边屯》读后

赵振王



始起、直到过完霁虹桥这段古道的统称,漾濞县城西街至今还保留着“博南路”的地名,就是很好的例证。一直以来,博南古道沿线就是中原皇权伸向滇西大地上边的边区触角,通过这条“血肉丰满”的触角,汉朝开始接触了云南的广袤和富庶,同时,中原文化元素也一点一滴地浸润到了云南偏远的滇西地区。

亘古向南奔流的澜沧江,居然在永平境

内突然向西北折行了数十里,形成一个大的拐点,其拐点正好温柔地拥抱着博南山,构成了“一江环一山”的地理奇观。永平,自古以来成为“进可以控制保山,补给前线;退能够屏障大理,巩固后方”,进退之间,永平既是前沿,有时又是后方。确定或不确定的历史,我们只有凭着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去面对。眼下一些所谓文化大散文的作者,借古抒怀是做到了,可是,据史实的展开或发挥,就做得不怎么样,主要缺陷就是个人抒怀大历史文化,在天马行空的大书特书中,少了对历史真实的学习和应用,文字花哨大于了历史真实,抒情之能超过了文化之能,语言的快感也许是具备了,而历史的厚重却欠缺了,单方面追求发表和出版的快感,这样的所谓文化大散文,不读也罢!张继强多年对永平史学的研究,他关于永平的文章,弥补了历史厚度感不足的缺憾,他的这部文化大散文集曾在大理电视台的“大理讲坛”讲授过,最先接受了大理这个区域内的受众的检阅。依据读者的不同声音,在出版过程中又作过了认真的校订,属于历史可信度较高的文化散文集,为永平的历史文化起到了可以查阅的“资料库”的重要作用。

我读《边屯》,仿佛在千年博南古道上,穿越过人类难以计数的汗水、泪水和血水,至今仍听到了杨升庵、徐霞客、林则徐和埃德加·斯诺留在永平的悠悠脚步声和那些闪着光泽的词语和篇章。

新书推荐

一套文存 精彩展现作家冯至风采

林颐



这套“冯至文存”(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版),选取了著名作家冯至的代表作,包括早期随笔集《山水》、诗集《昨日之歌》《十四行集》、历史小说《伍子胥》,还有译作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海涅诗选》以及评论和讲话的合集《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让当代读者再次全面领略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作家的风采。

冯至诗艺的培养源于1930年至1935年留学德国。求学的岁月是寂寞的,冯至后来回忆,在他一生之中,“最寂寞,最彷徨时候的伴侣”就是里尔克。里尔克让他获得了心灵的相契。里尔克的诗歌不仅表现抒情、咏叹,并且化作探寻生存真谛、追索宇宙大问的风向。纵使这世界转变……惟有大地上的歌声在颂扬,在庆祝”(里尔克诗),冯至接受了里尔克的观念,在至大的寂寞里构造自己的艺术世界。

冯至爱里尔克,也爱歌德,两位诗人风格迥异,冯至却说“二人在他们的时代都感到寂寞”,冯至说,里尔克的寂寞表现为近乎宿命,而歌德的寂寞则是一种境界。从小见大,从个别见全部,从有限见无限,从瞬间见永恒,这种精神生动而形象地贯穿在歌德的诗篇,显示了作为诗的本质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功能。冯至学贯中西,连通到中国诗歌的寂寞境界。陆机《文赋》有言:“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世界文学里著名的诗篇都能以这样的气魄开阔人的胸怀,让生命化为不朽。是的呀,古来圣贤的寂寞,必定“秘密而公开地矗立在惊奇的世界之上”(歌德诗)。

冯至爱海涅,因为海涅是那样同情普通的民众。而尼采,我们知道,他有他的“星辰道德”和“最后的意志”。布莱希特,富有表现力,是德语文学的又一高峰。冯至在诗歌里与他们亲密接触,他意识到了“这民族自己将要怎样演变”,“还

书人书事

书生真情感孙犁

—孙犁图书收藏记

胡忠伟



我喜欢孙犁的作品,他的书我基本上都购买了,今年7月11日是他老人家逝世20周年纪念日,他生前供职的《天津日报》已陆续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从这些文章里,我们感受他如荷花般高洁的人格,感受他仗义执言的呐喊,感受他为了挚爱的文学事业而竭尽全力的付出。我们读他,怀念他。

读他的书,仿佛他还在我们的身边,深情地打量着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他的书我几乎都有,包括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8卷本《孙犁文集》,包括新时期出版的各种作品的单行本,有的甚至有多个版本,像《文艺学习》这样的小书,我就有1952年版和1964年版。他的书,古去书柜的整整两格,整齐地排列在那里,闲时翻翻,每一次都能给人信心和力量。

进入新时期,花甲之年的孙犁在经历了“十年废于疾病,十年毁于遭逢”之后,开始了全新的写作历程,以几乎“每年一本”的速度写出了10本小书,这就是深受读者好评和喜爱的《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室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从1979年《晚华集》出版,到1995年《曲终集》完美收官,孙犁用16年的时间,为读者奉献了精美的精神大餐,这些文章包括“芸斋小说”“乡里旧闻”“芸斋琐谈”“耕堂读书记”“耕堂函稿”“书衣文录”等。在经历了家国和人生的伤痛后,孙犁晚年的这些文字愈加老辣,情感愈加节制,境界愈加淡远,体裁形式也丰富错落,与前期所开创的“荷花淀派”作品的干净简洁的风格有明显不同,他的语言更臻化境,声调更和谐,读来非常优美,其深厚的底蕴和强烈的风格特色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读孙犁的回忆散文和诗意小说,他笔下那份酸涩的成长经历,无情岁月也不能磨灭的友情深深地震撼着我。他的老友康濯写有一首词,巧妙地嵌进了孙犁新时期以后10本新作品集的名称:“自诩陋巷无为氏,实则晚华澹定人。尺泽融秀露,佳作如云集。言何耕堂已老荒,劫后十种吐新芳,道远曲未终,笔健寿而康。”这不也正是孙犁人生的写照吗?

最初,孙犁的这些书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以小32开本的单行本形式呈现的。但在出版过程中,《远道集》的出版,出

为编辑说明,说明编辑出版本书的因由,后书舌为本套书的总书目,封底则刊有编者刘宗武撰写的《校读手记》,介绍了每一本集子的版本、内容和艺术特色,连缀起来看,就是对孙犁晚年写作的10本书的综合评价。更为可贵的是,本套书不仅版式小巧灵便,易于携带,是名副其实的“口袋书”,而且书中还插入大量珍贵的照片、手迹、书法等资料,为读者理解文章写作背景等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我曾买过上海文艺版《老荒集》,逐篇细读了一番。但这本书在我手里只存放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被山东一家书店软磨硬泡走了。书出手了,反倒有一种失落感,像是自己心爱的女儿嫁到了深山里,时时牵挂着她的安危和冷暖。特别是每每看到其他9本小书还都整齐地摆放在我的书架上,这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就越发强烈了。

今年是孙犁逝世20周年纪念,各地都有大动作,出版了好多书来纪念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段华编著的《孙犁年谱》,是对他老人家最温情的告慰。通过阅读此书,我了解到出版孙犁10本小书的经过和其中的曲折折折,就产生了重新买回《老荒集》的想法。上孔网搜索,经过一番比较、砍价、下单,《老荒集》又回到了我的手中,真是“曾在我家今又回,书生真情感孙犁”。

攻坚掉这一本,剩下《无为集》了。《无为集》印数少,据说只有2800本,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流散出来的就更少了,所以其价奇昂。一本书花去四五百元大钞,对穷书生而言,真有些舍不得。可喜的是,那年一个偶然机会在网上淘了一本复印本,花去一百元。复印本虽说也清晰能读,但终究与真品隔了一层,所以,时时念念的还是要买一本真品回来,读书人本来就对版本很挑剔的,何况对心爱的书呢?

如果那一天真能把《无为集》“请”回来,我就拥有三套孙犁的《耕堂劫后十种》了,即原版的,零散出版的;山东画报出版社《耕堂劫后十